新增格古要論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增格古要論

(二)

曹昭著
王佐增編

新增格古要論卷四

金石遺文

畫記

唐昌黎韓愈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韁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把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蒐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觀八駿圖說

唐河東柳宗元子厚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蹏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螳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

若牛若蛇若倀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龍馬圖贊　　柳子厚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庖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翕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宋金石遺文

集古錄目序　　宋廬陵歐陽修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村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爲轉寫失眞。（轉一作傳。）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聚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幷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集古錄跋尾十條

歐陽修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眞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眞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自爾府君徙爲御史。鼠齧

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乎。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雪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異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姓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閒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洒。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宋文鑑百事下瘦字作疲字。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子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施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之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周於用而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失。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

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誣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與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伺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林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廢帝潞王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

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讀李翺文

歐陽修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閒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乃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烏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董子春秋繁露後

歐陽修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

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薦司馬光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愼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曰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

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淸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旣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上兩員。今諫官尙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薦布衣蘇洵狀　　歐陽修

臣猥以庸虛。叨塵待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旣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

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姿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鑾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才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歐陽修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以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衞眞縣主簿王回。學行絕固。論議精明。光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甘當同罪。

愼改竄　蘇子瞻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瞻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蘇子瞻

魏氏春秋。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

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鬼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髓後

蘇子瞻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閒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孔子世家議

宋臨川王安石介甫

太史公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金石錄跋尾

宋南豐曾鞏子固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眞君。固、定錄眞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閒人。盈武帝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帝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爲定錄眞君。衷爲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曾鞏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逵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甎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曾鞏

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

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曾鞏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曾鞏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曾鞏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衷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曾鞏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喝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牆。卽焉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爲牆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曾鞏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衞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鎭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又云凱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尙書省郎官石記序

曾鞏

尙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顚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顚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幷碑陰

曾鞏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眞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府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水、眞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浚爲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卽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摸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一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凡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曾鞏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

辛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州開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爲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曾鞏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爲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爲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辱井銘

曾鞏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青陽樓下

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巳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曾鞏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霣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晏定筴。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又秩李瑾治西坂。鐫燒大石。改高卽平。正曲廣阨。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崤嶔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郿閣頌以遺余。稱析理橋郿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沈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璥中玉爲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爲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巳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眞僞。往往皆傳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

接於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成都則武都之上祿也。郫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峭嶔西狹郫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跋黃庭經　　九靈先生金華戴良叔能

黃庭經爲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祕監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法帖題跋

跋敍古千文　　朱文公

右敍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敍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明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淸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用撫（卽摹字）刻寘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朱熹

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閒。已斷裂。然尙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旣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

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熹謹記。

跋米元章帖　朱熹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跋十七帖　朱熹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殽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西訖無補報。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東邨嶧山碑　王魯齋

東邨趙公出示嶧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

然登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芒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聚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得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摹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郁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黃晉卿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齊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黃晉卿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幷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金華宋景濂

智永眞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醎河淡等字。又謂爲章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付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耶。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

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醎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耶。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跋黃庭經　王禕子充

黃庭經刻本出於秦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肉多。此本迺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信爲佳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書學傳授增　吉水解縉

書自蔡中郎雝、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祕。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冢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衞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衞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祕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眞。集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峯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嵇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尙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郄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

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閒。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眞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眞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眞、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黃太史庭堅、米南宮芾、蔡端明襄、卓然爲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于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師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僕。饒介介之。得文敏傳授。而太僕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法。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穹壻畜之。後卒于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于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樵者、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中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值夏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庵、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申、盱江人、一字建民、得書法于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硃界行表白紙寫、或正或行、最爲神妙、蓋先生下錦衣獄日、春雨、必爲指揮使紀綱書之、而流落他家、今爲南京刑部尚書楊寧所得、余又□□□□□□□□得先生游絲字二幅直書於陝西、尤□□□□□□□□□秦府所得、因併識之。

天順三年己卯春三月、王佐識。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一十七條、乃宋祕書郎邵武黃伯思長睿撰、辨別三代以來古器、漢晉以來碑帖、研究款識體製、字畫眞僞、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佐既錄其書、又略識于此云。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矣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眞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九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翌於屢影者矣而諶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叔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緲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以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虞集

題歐陽曾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眞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辭氣因辭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虞集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淬礪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沖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虞集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閎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閒哉

書王氏草韻後

虞集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漢許愼字叔重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從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磔音責別也開也張也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字文

虞集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尙三思斯言哉

跋子昂書陰符經後

虞集

陰符託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尙。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眞語耶。果醉語耶。人。筌。秦

題宋諸陵畫像後　虞集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像俱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尙想像而求之乎。

題宋南宮墨蹟　虞集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佐按程不識。漢元光初與李廣爲東西衞尉。程治軍極嚴。廣極簡易。俱名將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虞集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

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眞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題王維輞川圖後　虞集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沜、音泮。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虞集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戲弄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虞集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眞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眞知眞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

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題縛筆帖　　解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羲、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爲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爲爾。

學書法　　解縉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蹟。布置閒架。揑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鍾丞相繇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嬰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書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識閒架。古人以箒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評書　　解縉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之。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閒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元。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竊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縉書。

跋蘇文忠公書　　解縉

書之爲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宣人文。施治化。述六經。應萬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百千萬年。日用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之能比哉。是故自庖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有不事於書者。世遠不能得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彷彿其萬一。皆非謬妄者矣。周人善篆書。孔子爲人作題扁大字。觀闕里牀前硯。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王皆學書。漢光武、章帝、晉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書。杜度、張芝、鍾元常、王逸少、歐、虞、褚、薛、蘇、黃、米、蔡、其尤也。其閒工於書者。豈圖爲人觀美哉。蓋天之文、與地之文、人之文、一也。景星卿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人皆寶之。繆惡之書。見欲吐罵。棄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患世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爲末技藝藉口也。蘇文忠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規模醇厚。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鐘。使人可愛。固可以破愚起懦於千百載之下。余既耽學古人書。得文忠公此紙玩之。不啻拱璧。書之所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爲之兆云。

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跡　解縉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俱在。芾以模本刻之。甚爲寶惜。而此眞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祕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于元國。初流落于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永以爲解氏之寶。好事者可以一覽而足。兼有裝潢題識具在。皆爲人褫（音侈。上聲。又音稚。去聲。奪也。脫也）去。蓋售其僞。此眞者正不須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五

古畫論

畫有六法三品

此下俱見吳興夏士良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句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六長

粗鹵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製作楷模

釋像有善巧方便之顏。道流具修眞度世之範。帝王崇天日龍鳳之表。外夷有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高世之節。貴戚尙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魏馳趡之狀。仕女宜秀色嫋婜之態。田家有醇甿朴野之眞。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句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梃榦。屈節皺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山石多作礬頭。亦爲淩面。要見幽遠而氣雄。崢嶸而秀潤。畜獸須備筋骨精神。毛骨隱起。魚龍求游泳之妙。升降之宜。觀水湯湯若動。使人有浩然江湖之思。屋木折算無虧。筆墨均壯。深遠透空。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蕚後先。自然豔麗。閒野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禽鳥尙毛羽翔舉飛集之形。知此雖不能盡鑒閱之精妙。然工拙亦略可見矣。或有逸品。皆高人勝士寄興寓意者。當求之筆墨之外。方爲得趣。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王筌、居寀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閒哉。故曰古不

及近。

粉本

古人畫稾。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肮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鐙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唐人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迴出。僞者雖極力倣傚。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

御題畫眞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眞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者自能別識也。

裝褫書畫定式十條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經帶四分。上標除打撅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標除打撅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五分。下引首三寸三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古畫不脫。不須稍標。音表。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稍。多或失之也。故紹興裝褫古畫。不許重洗。亦不許裁剪過多。褫音侈。上聲。奪也。衣絮偏也。又解也。又平聲。音思。福也。又去聲。音稚。解也。脫也。又奪。古厚紙不得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書畫精神。一如摹本矣。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

畫有十二忌

一曰布置拍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景無夷險。六曰路無出沒。七曰石止

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瀹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凡畫者有犯於此。雖工不取。

辨古名畫

佛、道有福聚端嚴之像。人物有顧盼語言之意。衣紋樹石。用筆類書。衣紋大而調暢。細而勁健。有捲摺飄舉之勢。樹分老嫩屈曲（一作節）皴皮。石看三面。皴皵老潤。山水林泉。幽閑深遠。有四時朝暮、風雨晦明、雲烟出沒之景。水源來歷分明。蕩蕩若動。橋梁往來。野逕迂迴。屋廬深邃。一斜一隨（一作百道）折算無虧。魚龍有游泳升降之勢。花果陰陽向背。帶露迎風。飛禽走獸。飲啄動靜。精神奪眞。有如此者。定知其爲名手也。

古畫眞迹難存

董源、李成、皆宋人也。所畫猶稀如星鳳。況晉、唐名賢眞迹。其可得見之哉。嘗考其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於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

書畫一法

古人云。畫無筆迹。如書之藏鋒。常見趙魏公子昂自題已畫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須八法通。正謂書畫一法也。

畫山石皴皵（上音逡。皮細起也。下音礦。亦皮細起也。又云。木皮甲錯也。）

畫山石有披麻皴。亂麻皴。亂雲皴。斧鑿痕皴。亂柴皴。芝麻皴。雨點皴。骷髏皴。鬼皮皴。彈渦皴。有濃礬頭（一作

潑墨磨頭。稜面用筆。有老潤者。有帖潔者。描人物有鐵線筆。有蘭花筆。花一作葉。游絲筆。戰筆。亦各師一家。但調暢勁健爲妙也。

士夫畫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大夫畫。舜舉答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余觀唐之王維。宋之李成、徐熙、李伯時。皆高尙士夫。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謬甚矣。

舜舉、子昂、俱宋、元人。

古畫用筆設色

古人畫。用筆圓熟。設色入絹素。一作傳色。思入神妙。愈玩愈妍。雖年遠破舊。亦有精神。後人作色者。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全無精采。初觀可取。久則意盡矣。

院畫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稾。然後上眞。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臻妙。今朝廷內畫及民間畫人物皆然。

無名人畫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爲有名。不可勝數。如見牛卽說是戴嵩。見馬卽說是韓幹畫也。尤爲可笑。俱唐人。

沒骨畫

嘗有一圖獨梭熟絹。蜀黃筌畫榴花百合。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其榴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乎其神品也。品一作妙。

筌、蜀王衍待詔。子居寀。

名畫無對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畫自娛。人家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米元章子元暉。世稱小米。卽友仁也。

裝褙畫　詳見裝褙書畫定式

畫不脫落。不宜數褙。一褙則一損精神。墨迹法帖亦然。邊道破碎處。必用補葺。不可裁去。裁則損畫多矣。

古畫絹色

古畫絹色淡墨。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烟薰黑者。多僞。作者取香烟瀝。或用竈烟。搗碎煎汁染絹。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三四絲。不直裂。僞作則否。其絹亦新。

古畫絹素後增

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　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有等極細密如紙者。但是稀薄者非院絹也。

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宣州。有宓機絹。極勻淨厚密。是嘉興府魏唐宓家。故名宓機。趙松雪、盛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絹作畫。國朝內府絹與宋絹同。兩京亦有好者。

畫難題名 後增

宋米南宮云。范寬師荆浩。王詵嘗以二畫見送。題句龍爽。因重褙入水。於石上見洪谷子荆浩筆。自然全不似寬。下二字一作自覺者非。後於丹徒僧房見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於瀑泉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信荆浩弟子也。以一畫易之。收以示鑒者。以此論之。畫難題名也。

佐考之。句龍爽、蜀人。宋初翰林待詔。喜畫古衣冠。質野不媚。尤善嬰孩之態。　范寬、華原人。山水師荆浩。晚年不及荆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山水爲唐末之冠。　王詵、字晉卿。太原人。宋時居開封。爲駙馬都尉。尙宋英宗公主。善山水。

御府書畫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標題。後用宣和年號玉瓢御寶記之。於中多有臨摹者。未可盡以爲眞。收者宜子細辨之。

題跋畫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閒稍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于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古人善畫者。□多新增。俱見圖繪寶鑑。

王維後增

唐王維、字摩詰。家藍田輞川。開元中爲尚書右丞。嘗作輞川圖。山峯盤迴。竹樹瀟洒。石小劈皴。樹稍雀爪。葉多夾筆。描畫人物。眉目分明。筆力清勁。蓋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故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張彥遠云。右丞得興處。不論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作一景。畫袁安臥雪圖。有雪裏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眞。此難與世俗論也。見寶鑑

李思訓後增

唐宗室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善畫設色山水。筆法尖勁。磵谷幽深。峯巒明秀。石用小劈斧。樹葉夾筆。嘗作金碧山水圖障。筆格豔麗。雅有天然富貴氣象。自成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水。多師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子昭道官至中書舍人。變其父之勢。其智思筆力。雖未及其父。然其妙亦至矣。世稱思訓爲大李將軍。昭道爲小李將軍。

董源後增

董源、江南人。事南唐後主。爲後苑副使。其山峭拔高聳。從腳至頂。轉摺分明。其石披麻。其水穀紋。樹多亭直。葉單夾筆。兼之喜作人物。多用青紅衣。人面亦用粉素。論者謂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其畫溪橋

州渚。皆有生意。一片江南景也。

李成 後增

唐宗室李成。避地營丘。因家焉。業儒工文。時命不偶。放意詩酒。寓興於畫。初師關仝。穎悟融變。思精格老。有以過之。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爲古今第一。子覺戢。登館閣。贈成光祿丞。然世絕無成畫。故不細論也。

郭熙 後增

郭熙、河陽溫縣人。宋御畫院藝學。工山水。其山聳拔盤迴。水源高遠。多鬼面石。亂雲皴、鷹爪樹。松葉攢針。雜葉夾筆單相半。人物以尖筆帶點鑿。絕佳。早年巧贍致工。晚年落筆益壯。自著山水訓議論。一時卓絕。千古可規。

米元章元暉 俱南宋 後增

宋米芾、字元章。元豐中人。官大學博士。出守無爲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晉齋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海岳庵。畫山水。學董源。天眞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平生喜蓄書畫。故黃山谷詩云。滄江夜夜虹貫月。盡是米家書畫船。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也。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父法。自成一家。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

崔白 新增

宋崔白、字子西。濠梁人。仁宗命畫垂拱殿御扆。稱旨。補圖畫院藝學。善畫花鳥道釋人物飛走之類。極工於鷺。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爲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

筌之子居寀。太宗朝光祿丞。搜訪名畫。銓定品目。

文與可新增

宋文同、字與可。梓潼永泰人。稱石室先生。又自號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守湖州。官至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墨竹精妙。文潞公、蘇東坡極稱道之。或作古槎老枿。淡墨一埽。雖丹青極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

李伯時後增

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城人。登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元符中。歸老龍眠山莊。肆意泉石間。作山莊圖。繪事集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及前代名手以爲己有。專爲一家。作畫多不設色。但作水墨。畫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僞也。獨用澄心堂紙爲之。惟臨摹古畫。有用絹素著色者。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論者謂鞍馬逾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洒如王維。當爲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有王右軍蘭亭流觴曲水圖行于世。

郭忠恕新增

宋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後周博士。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後忤旨。流登州。道中尸解而去。善畫樓觀水石。皆極精妙。初師關仝。

董羽 新增

宋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南唐待詔。歸宋爲圖院藝學。善畫魚龍。其洶湧瀾翻。咫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

蘇東坡 後增

宋蘇東坡高名大節。照映古今。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從地一直起至頂。未曾逐節分。以濃淡墨分葉背面。枯木奇石。時出新意。木枝榦虬屈無端。石皴老硬奇怪。如胸中之盤鬱也。大抵寫意。不求形似。　季子過、字叔黨。石竹逼乃翁。又善山水岩屋。以焦墨爲之。官至中山倅。

張舜民 新增

宋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丘居士。紹聖中。貶筠州。高宗追復直學士。山水作秋景。自題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畫上有浮丘二字可辨。

楊補之 新增

南宋楊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漢子雲。高宗時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竹松水石。清淡閒野。獨梅爲世一絕。從子季衡。畫墨梅。得補之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鄉舊劉夢良。亦作墨梅。

陳所翁 新增

宋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唐人。端平二年進士。歷郡文學。倅臨江。入爲國子監主簿。出守莆田。賈秋壑似道招致賓幕。詩文豪壯。嘗作柳誠懸墨竹。絳色山水。可並董羽。善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噀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首。隱約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名重一時。獨步百世。

佐嘗見所翁龍頭自題其下。或四言。或長短句。字粗大而勁健。詞語老古。所翁二字。下脚筆長。往往見膽本作字甚嫩。於此可知其僞也。世傳曾見眞龍。故多畫首後墨睛。

李唐 後增

宋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徽宗補入畫院。高宗建炎初。以太尉邵淵薦。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山水初法李思訓。其後變化。愈覺清新。多喜作長圖大障。其名大劈斧皴。水不用魚鱗穀紋。有盤渦動盪之勢。觀者神驚目眩。此其妙也。夏士良云。其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其眷愛如此。

馬遠 後增

宋馬遠、河中人。光寧朝畫院待詔。師李唐。下筆嚴整。岩壑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劈斧帶水墨皴。甚古。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削峯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筆直下。而不見其脚。或近參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此邊角之景也。

夏士良云。其畫山水人物花禽。種種臻妙。院人中獨步也。

祖興祖、紹興中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得名筆卷軸。多令辨驗之。兄達、得家學之妙。山水人物。花果禽鳥。疏渲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逼眞。殊過於遠。他皆不及。

夏珪後增

宋夏珪、字禹玉。錢唐人。寧宗待詔。賜金帶。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喜用禿筆。樹葉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怪。氣運尤高。

夏士良云。夏珪善畫人物。高低醞釀。墨色如傅粉之色。筆法蒼老。墨汁淋漓。奇作也。雪景學范寬。院人中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趙子昂新增

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太祖之後也。世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敏。榮際五朝。名滿四海。書法二王。畫法晉、唐、宋。俱入神品。　世傳其蘭竹馬圖最多。　其妻管夫人。亦善畫竹梅蘭。

子雍、字仲穆。官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山水師董源。人馬精妙。長子鳳、字充文。畫蘭竹。與乃父亂眞。集賢每題作已畫。以應求者。故其名不顯。　次子麟、字彥徵。登進士第。爲浙省檢校。善畫人馬。

李息齋新增

元李衎、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丘人。官至浙省平章政事。致事。封薊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初學王澹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頗。馳譽當世。

子士行、字遵道。官至黃巖知州。畫竹石。得家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錢選 新增

元錢選、字舜舉。玉潭霅山人。理宗景定間鄉貢進士。善畫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師趙昌。廣漢人。宋人青綠山水師趙千里。名伯駒。南宋人。尤善折枝。其得意者。自賦詩題其上。佐嘗見其設色他山水。畫入絹素。歷元至今。粉墨如新。

顏輝 新增

元顏輝。字秋月。廬陵永和人。善水墨道釋人物。亦入妙品。

盛子昭 新增

元盛懋、字子昭。嘉興府魏塘鎮人。得其父洪甫之學而過之。善山水人物花鳥。始學陳仲美。名琳、錢塘人。宋南渡人。略變其法。精緻有餘。特過於巧。

陳珏 陳仲美 新增

宋陳珏、錢塘人。理宗待詔。號桂岩。善人物著色山水。子琳世其學。元琳、字仲美。珏次子。善山水人物花鳥。無不臻妙。見畫臨摹。咄咄逼眞。蓋得趙魏公之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論者謂宋南渡以來。無此手

也。

王元章新增

元王冕、字元章。會稽上虞人。能詩。善墨梅。萬蘂千花。自成一家。凡畫成。必自題詩其上。字俊逸。詩渾厚。俱可愛。宋學士景濂爲作王冕傳。

張天師新增

元天師張與材、字國梁。初號薇山。又號廣微子。第三十八代。元貞初。鹽官州平潮有功。善畫竹與龍。

蕭月潭新增

元道士蕭月潭、淮人。善白描道釋人物。

李雪菴新增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俱成逸趣。

李如菴新增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菴爲法弟。山水墨竹。俱學黃華。

雪窗新增

僧明雪窗。善畫蘭。最有生意。其他未工。

高士安

元高士安、字顏敬。回鶻人。居官公暇。登山賞玩。覽其湖山秀麗。雲烟變滅。蘊于胸中。發于毫端。自然高絕。其峯巒皴法董源。雲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

高克恭此見圖繪寶鑑新增

元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濆浪。灘頭水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

右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

如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十三人是已。

佐既以圖繪寶鑑增添唐、宋、元名人。而善畫得名者。蓋不止此。欲悉究羣公。宜取圖繪寶鑑熟玩之可也。

王佐識。

新增格古要論卷六

珍寶論

玉器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温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生。凡看器物。白色爲上。黄色碧色亦貴。更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若有瑕玷、皺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温潤者。價低。

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冷色。即飯湯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

黄玉。如栗者爲貴。謂之甘黄玉。焦黄色者次之。

碧玉。其色青如藍靛者爲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皆次之。蓋碧色今深青色。

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之。

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少見。

綠玉。深綠色者爲佳。色淡者次之。其中有飯糝者最佳。

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黄。

菜玉。非青非綠。如菜葉。此玉色之最低者。

玉名 新增

禹玄圭。象水色。

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

璧、圓玉。外圓象天。內方象地。

琮、瑞玉。八寸。形似車釭。周禮以黃琮禮地。

璋、半珪。周禮以赤璋禮南方。象夏物榮盛。

琥、瑞玉。周禮以白琥禮西方。爲虎形。虎猛。象秋聲。

璜、半璧。周禮以玄璜禮北方。象多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也。

珩、璫、珮、環、俱佩玉。　瑚、璉、殷宗廟玉器。

璁、石次玉者。　珹、玦、石似玉者。

國朝郊祀天用蒼璧。　祀地用黃琮。　祀仁祖配天用蒼璧。

古玉

古玉器物。白玉爲上。　有紅如血者。謂之血玉。古人又謂之屍古。最佳。　青玉上。　有黑漆古。　有渠古。

有甄古者。價低。

嘗見榮玉連環。上儼然黃土一重。並洗不去。此土古也。

沙子玉

此玉罕得。比之白玉。此玉粉紅潤澤。多作刀靶、環子之類。少有大者。

罐子玉

雪白罐子玉。係北方用藥於罐子內燒成者。若無氣眼者。與眞玉相似。但比眞玉則微有蠅腳。久遠不潤。且脆甚。

石類玉

句容茆山石。白而有光。有水石。冷白色。或有水路。或有飯糝色。好者與眞玉相似。雖刀刮不動。終有石性。不溫潤。宜仔細辨之。

瑪瑙

瑪瑙多出北地。南蕃、西蕃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刀刮不動。凡看盌盞器皿。要揀範好。碾得薄。不夾石者爲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花者。謂之錦紅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黑白相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此幾種皆貴。有淡水花者。謂之漿水瑪瑙。有紫紅花者。謂之醬斑瑪瑙。有海蜇色、鬼面花者。皆價低。凡器物刀靶事件之類。看其好碾琢工夫。及紅多者爲上。古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

柏枝瑪瑙

漿水色內有花紋如柏枝者。故謂之柏枝瑪瑙。亦可愛。

圓塊玉瑪瑙水晶後增

玉水晶瑪瑙大小圓塊有外面便見玉者爲好亦有外好而內反不佳者必須令玉匠仔細辨驗方可佐往年在京見有一人與蕃人買一大玉石其價八十兩外面是好白玉鋸開其中甚不好用琢成玉龕觀音以獻內臣得價稍倍又有一人用銀二十兩買玉一大塊其外土黃色石其中卻是白玉絕佳

水晶

古語云千年冰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泉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爲佳凡器皿盌盞素者爲好但碾花者必有節病出處倭國多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玻璨

玻璨出南蕃有酒色紫色白色與水晶相似器皿背多碾兩點花兒是眞其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如琉璃相似

硝子

假水晶用藥燒成者色暗青有氣眼或有黃青色者亦有白者但不潔白明瑩謂之硝子又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多儘大儘貴古人云蠟重一錢價值十萬一作貫可鑲嵌釧鐲盌盞戒指用自然生成者好碾琢者不佳假造者用藥燒成內有氣眼

貓睛

貓睛。出南蕃。性堅黃如酒色。睛活者。中間有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與貓兒眼睛一般者爲佳。故云若眼睛散及死而不活者。或青黑色者。皆不爲奇。大如指面者尤好。小者價輕。宜鑲嵌用。

碧靛子

碧靛子。出南蕃、西蕃。青綠色。好者頗與馬價珠相類。有黑綠色者低。皆不甚值錢。又謂之北靛子。宜鑲嵌用。

馬價珠

青珠兒。出西蕃諸國。色青如翠者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者多。做管兒用。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顏色好者值錢。其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但夾石、粉青、有油烟、及色老者、價低。

土蕃回鶻國珠兒。顏色不甚好。多似好靛石。

或云。凡遇灰塵迷眼。以珠兒拂之則明也。

南珠後增

南珠。出南蕃海蚌中。南蕃者好。廣西者易黃。要身分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以大小粒數等分兩定價。

古云。一粒圓。十粒錢。又云。一圓二白。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海中出珠。

北珠後增

北珠。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看身分圓轉。身青色。披肩結頂者、價高。　如骨色、粉白、油黃、渾色者、價低。

佐嘗聞本縣四十九都繞源王□□家。其先下蕃。其家分金銀一雙環子。珠大而圓。作三百兩銀。

石榴子

石榴子。出南蕃。類瑪瑙。顏色紅而明瑩。如石榴肉相似。故名曰石榴子。可鑲嵌用。

鋪絨線石

鋪絨線石。顏色純綠。明瑩如鋪絨線相似。多鑲嵌縧環等用。不甚值錢。

金星石

金星石。出金坑。色青如豆靛。無金星不夾石者好。　有金星褐色者不中。皆不甚值錢。　白者但不潔白明瑩。謂之硝子。

車渠

車渠。形似蚌。極厚大。色白有紋理。不甚值錢。

琥珀

琥珀。出南蕃、西蕃。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爲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色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有鵝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

深紅色者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蜂蟻松枝者甚可愛。眞者以琥珀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小。離卓子寸許。以琥珀吸之。則自然飛黏。或以稻草寸許試之。

珊瑚樹

珊瑚樹生大海中山陽處水底。海人以鐵網取之。其色如銀硃。鮮紅。樹身高大。枝柯多者、爲勝。但有髓眼及淡紅色者。價輕。此物貴賤。並隨珍珠。枝柯有斷者。用釘稍釘定。鎔紅蠟粘接。宜仔細看之。如有零碎材料。每兩値價萬餘。

蠟子

蠟子。出南蕃、西蕃。性堅。有紅蠟、紫蠟。亦有酒色者。俱明瑩。

凡器物須看碾得奇巧者爲佳。

犀角

犀角。出南蕃、西蕃。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者好。及正透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花兒者不好。但可入藥用。　其紋如魚子相似。謂之粟紋。每粟紋中有眼。謂之粟眼。此謂之山犀。　凡器皿要滋潤。粟紋錠花兒者好。其色黑如漆。黃如粟。上下相透。雲頭雨腳分明者爲佳。

有通天花紋犀。備百物之形者。最貴。

有重透紋者。黑中有黃花。黃中又有黑花。或黃中有黃。黑中又有黑。

有正透紋者。黑中有黃花。古云通犀。此二等亦貴。

有倒透者。黃中有黑花。此等次之。

有花如椒豆斑者。色深者又次之。

有斑散而色淡者又次之。

有黑犀無花而純黑者。但可車象棊。不甚直錢。

凡犀帶。有角地上貼好犀作面。而夾成一片者。可驗底面花兒大小遠近。更於側畔尋合縫處。可見眞僞。

又有原透花兒不齊整。用藥染黑者。則無雲頭雨腳。黃黑連處。純黑而不明。

但有粟紋不圓者。必是原透花兒不居中。用湯煮軟。攢打端正。不是生犀。宜一一驗之。

凡器皿須要雕琢工夫及樣範好。宜頻頻看之。不可見日。恐燥而不潤故也。

毛犀

其色與花斑皆類山犀。而無粟紋。其紋理似竹。謂之蘆犀。此非犀也。不爲奇也。故曰毛犀。

骨篤犀

骨篤犀。出西蕃。其色如淡碧玉。稍有黃。其紋理似角。扣之。聲清如玉。磨刮鵝之。有香。燒之不臭。能消腫毒及能辨毒藥。又謂之碧犀。此等最貴。

花羊角

花羊角。多出北地。黑身白花者高。白身黑花者低。作刀靶。染油不滑。　凡刀靶。鷓鴣木爲最佳。花羊角次之。他物皆不及也。　鷓鴣木見下異木內。

象牙後增

象牙。出南蕃、西蕃及廣西交阯、雲南皆有。南蕃者長大。廣西、安南者短小。新鋸開。粉紅色者最佳。雲南麓別出作梳子直者好。橫者易斷。

龍涎

龍涎。出大食國。無香。有燥色。白者如白藥煎藥名。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藥名。而光澤。能發衆香。故用以合香。

鬼功石

嘗有戒指內嵌瑪瑙一塊。面上礪成十二文生肖。其紋細如髮。似非人功。故謂之鬼功石。　又名鬼國石。

鬼功毬

嘗有象牙圓毬兒一箇。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謂之鬼功毬。　或云宋內院中作者。

紅豬牙

紅豬牙。出西蕃。如蚌。紫色紋理粗細。與象牙相似。　世傳多年龍牙。多作刀靶扇柄。　假者以白象牙用藥煮成者。

鶴頂紅後增

鶴頂出南蕃大海中有魚頂中魨紅如血名曰鶴魚故以爲帶號曰鶴頂紅　今用龜筒夾鶴魚魨爲梳名曰鶴頂梳

佐近在都御史羅通官舍見其鶴頂紅帶云是海外眞鶴頂剪碎紅頂夾打成帶上有細波紋無紋者卽僞物也姑併記之以俟知者辨焉　又見眞鶴頂但兩頰紅頂不紅大者三箇可作一帶

龜筒

龜筒亦出南蕃海中其色似玳瑁而無斑紋

玳瑁後增

玳瑁出南蕃山海中白多黑少者價高但黑斑多者不爲奇有移斑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仔細驗之

佐按字書瑇瑁是大龜背文　有黃多黑少者有黃黑相半者好者其黃如蜜其黑如漆古人云黃者黃如蜜黑者黑如漆其低者黑白不分或黃黑散亂

金後增

金出南蕃雲南西蕃高麗等處沙中

南蕃瓜子金麩皮金皆生金也

雲南葉子金。西蕃回回金。此熟金也。其性柔而重。色赤。　足色者。面有椒花鳳尾及紫霞色。

如和銀者性柔。石試則色青。火燒色不黑。

和氣子者。卽紅銅。又名張公。又名身子石。試有聲而落屑。色赤而性硬。火燒黑色難打。又發裂。　古諺云。

金怕石頭銀怕火。　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爲足色金也。

金性軟。插銅則硬。打則有路痕。

佐在京。見蘇人唐宗仁將靑金鎔成足色赤金。中有一大點紫色。謂之紫衣。凡買金者不見紫衣。不肯信爲足色。

南京又有人將金打箔。亦作葉子金。其中多有沙屑成交。方肯鎔錠子與買主。恐沙不能出也。宜仔細用水洗驗。切不可輕易。須燒三出。以醋於瓦器或木盆內淬之。眞則黃。有銅則黑。

紫金

紫金。古云半兩錢卽紫金。今人用赤銅和黃金爲之。然世人未嘗見眞紫金也。

烏金後增

金楳藥後增

用燄硝、綠礬、鹽、留窑器。入乾淨水調和。火上煎。色變卽止。然後刷上金器物上。烘乾。留火內略燒焦色。急入淨水刷洗。如不黃。再上。然俱在外也。

佐有人傳云。用好青綠鎔成。要泡鵝油焠之。和銀則軟。

銀後增

銀。出閩、浙、兩廣、雲南、貴州、交阯等處山中。足色成錠者。面有金花。次者綠花。又次者黑花。故謂之花銀。蜂窩中有倒滴而光澤。火燒色不改者。又次之。

松紋假金花。以密陀僧爲之。

若面有黑斑而不光澤者。必有黑鉛在內。有八成色。謂之狗蚤斑。九成色者。火燒後死。白邊灰色。謂之吹松紋。雪白者有九六成色。

佐按金花銀是足色。直砍到底。兩頭有絲者。曰粗絲。亦好。有八五成色。臉欠白。一頭有絲。明白而無鍋者。又次之。有八成色四五條線絲者。但七八成者。砍得二三分卽斷。又有印絲者。只五六成色。最低。擦得甘草黃。但寫錠子。只要有絲。面平而無鍋者好。好者出爐白。次者灰色。又次者出爐便黑。和鉛多者。一砍卽碎。俗曰濕。有五六成色。擦則不紅。和銅多者。砍則難斷。一燒卽紅。至低者燒紅。打得粉碎。

古諺云。燒得黑。尤使得。燒得紅。是塊銅。

僞銀有鼎銀。一燒則烟起。去了水銀。卻有六分好銀。其餘僞銀。宜仔細辨驗。好銀性軟。插銅則硬。擦之則紅。

凡假銀。只用磨擦一燒卽見。　又有做得好者。燒四出火。

銀子名色

金花銀第一。　細花松紋第二。九七八　粗絲松紋第三。　兩頭絲曰粗絲。第四。俱八五。　細絲松紋臉白光第五。九七。

鸚鵡杯　鸕鷀杓

鸚鵡杯。卽海螺盞。出廣南。土人琢磨。或用銀、或用金、鑲足。作酒杯。故名曰鸚鵡杯。

鸕鷀杓。亦海螺。俱不甚值錢。

鑌鐵

鑌鐵。出西蕃。面上有旋螺花者。　有芝麻雪花者。　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磨磨之。其花則見。價值過銀。

古語云。識鐵強如識金。　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細辨。刀子有三絕。大金水總管刀。一也。　西蕃瀉瀉木靶。二也。　韃靼韃皮鞘。三也。　嘗有鑌鐵剪刀一把。製作極巧。外面起花鍍金。裏面嵌銀回回字者。

錠鐵

錠鐵。出甘肅北方。青黑色。性最堅燥。北方多用此鐵作利刀。其價值低於鑌鐵多矣。　閩、廣衡鐵。　廣東鐵。高衡州鐵。無用易斷。閩鐵亦好。

錫

蕃錫出雲南。最軟。宜鑲盌盞。　花錫亦出雲南。大花者高。小花次之。　衡州錫亦高。

金剛鑽

金剛砂。出西蕃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隼打食在上。同肉喫於腹中。卻在於野地上鷹糞中獲得。看大小定價。

如辨眞僞。將砂於炭火中燒紅。入醶醋中浸。假者酥而易碎。眞者乃復硬而可用。如或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內擂之。響者是也。以其能鑽定器。故名之曰金剛鑽。

天生聖像

嘗有降眞香節內及木節中、生成眞武像。　有石中及蚌中生成觀音像。此乃天地造化。眞世之奇寶也。

或云。正統中。貴州珠砂中有生成觀音像。增

古銅論

古銅色

銅器入土千年。色純青如翠。　入水千年。色純綠如瓜皮。皆瑩潤如玉。未及千年。雖有青綠而不瑩潤。有土蝕穿破一作剝處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僞也。　器厚者止能銹三分之一。或減半。其體還重。器薄者。銅將銹盡。有穿破處。不見銅色。惟見青綠徹骨。其中或紅色如丹。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　其

色紫褐而有硃砂斑凸起者。如上等辰砂。此三等結銹。最貴。　有如蠟茶色者。有如黑漆色者。在水土中年近。雖銹不能入骨。亦不瑩潤。此皆次之。嘗考漢銅錢。至今一千五百餘年。雖有青綠而少有瑩潤。亦無硃砂斑凸起者。　漢印亦然。

今所見古銅器。有青綠剝蝕徹骨。瑩潤如玉。及有硃砂斑凸起者。非三代時物。蓋古無此也。

偽古銅

用釅醋調硇銅一作砂末。白傅新銅器上。候成蠟茶色。或漆色。或綠色。入水浸後。用糯稻草燒烟薰之。以新布擦光。椶刷刷之。偽硃砂斑。以漆調硃爲之。然俱在外。不能入骨。最易辨也。

三代器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而夏器獨不然。　嘗有夏器。於銅上鑲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鑲嵌今訛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局器

唐天寶閒至南唐後主時。於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體輕薄。花紋細而可愛。非古器也。

亦有微青綠色及硃砂斑者。不能徹骨瑩徹。

新銅器

宋句容縣及臺州鑄者。多是小雷紋花見。

元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鑄銅器皆得名。花紋卻粗。姜鑄勝於王吉。俱不甚值錢。

古鑄

古之鑄器。以蠟爲模。花紋細如髮。而勻淨分曉。識文筆劃。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淺深如一。並無硃砂斑之類。此乃作事之精緻也。其款識稍有模糊不勻淨。及模範不端正者。以野鑄也。

古銅款識

或云。款乃花紋以陽飾。器皿居外而凸。識乃篆字以紀工。所謂銘書。鐘鼎居內而凹者。三代用陰識。其字凹。入漢用陽識。其字凸起。開有凹者。亦陰鑄。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但有陽識者。決非三代之器也。凸音突。凹音拗。平聲。

古香爐後增

尙古無香。焚蕭艾。尙氣臭而已。故無香爐。今所用者。皆古之祭器鼎彝之屬。非香爐也。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中所用香爐也。香爐之製始於此。多有象古新鑄者。當以體質顏色辨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七

古硯論

端溪下巖舊坑石

端溪出廣東肇慶府。端溪下巖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如玉。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象。此巖宋慶歷間坑石已竭矣。又有一種卵石。去標方得材。色青黑。細潤如玉。有音花如筋頭大。似碧玉青瑩者。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像。水濕方見。皆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下巖止有一坑出此漆色青花二種石。其色未嘗紫也。別無新坑。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皆灰色。紫而粗燥。眼如雄雞眼大。叩之磨墨皆有聲。久用光如鏡面。舊坑稍勝。新坑惟端石有眼。

古人云。無眼不成端。其眼有活眼。淚眼。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　又云。眼多者石中有病。

端溪中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中巖舊坑赤卵石。色紫如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或有綠縷紋。或有白縷紋。堅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縷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外有橫膽包絡。久用鋒芒不退。此石宋時此坑

取亦竭矣。

中巖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鴝鵒眼大。中有暈。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微有聲。久用鋒芒退乏。石有枯潤。潤者亦難得。此石下巖低三等矣。

端溪古論　出方輿勝覽新增

唐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鴝鵒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

端州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青縧。其短者謂之眼筋。下巖石亦有之。色微斑者。謂之火黯者。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黃霞。曰鐵線。曰白鑽者。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斑駁。其舊坑則有龍巖、汲綆、黃圃三石。汲綆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磨、小湘、唐竇、黃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可值千金。謂之子石硯。

東軒筆錄。魏泰曰。端溪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扣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鴝鵒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鴝鵒眼色紫。紋慢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下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宋丁寶臣知端州。以端溪綠石硯送王荆公。謂之玉堂新樣。

隋、唐、宋皆爲端州。宋徽宗封端王以潛邸。始改肇慶府。端溪在高要縣下。巖在大江中。又名北壁。有龍潭硯最佳。

評硯 見事林廣記 新增

端硯出端溪。有上下巖、西坑、餘處悉其下也。惟北巖爲上。北巖卽上巖。色理瑩潤有鋩者。尤發墨。本以紫石爲上。紫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 又有草蒙茸。金線紋。惟有眼者最貴。謂之鴝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爲病。惟上巖石有眼。眼之佳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帀。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星之形。世人以眼多少爲價之輕重。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謂之低眼。高眼尤爲尙。然又有活眼。淚眼。死眼。黃黑相間。黶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淸。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大抵活眼勝眼淚。眼淚勝死眼。死眼勝無眼也。

硯譜 見歐陽公外集 新增

宋歐陽文忠公硯譜云。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鴝鵒眼者爲貴。眼、石病也。然惟北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上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 端溪在宋端州。今廣東肇慶府。

歙石出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歙州、今南直隸徽州府也。

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紋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也。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粗。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耳。　歸州、今湖廣荆州府歸州。

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青州、今山東青州府。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竭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也。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濰州、今山東萊州府平渡州濰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眞者。蓋眞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

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眞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瓦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相州、今河南。

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獨余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耳。

已上十一條。俱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二十二卷。

歙溪龍尾石舊坑

歙溪、龍尾溪舊坑赤卵石。色淡青黑無紋。而溫潤如玉。水濕之微紫。或隱隱有白紋。成山水星月異像。乾則否。

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

或有純黑者。此石至貴。不減端溪下巖石。

舊坑南唐時方開。龍尾溪坑至宋取盡矣。

龍尾溪新坑。色亦青黑。質粗燥。有極大者。盈二三尺。

歙溪羅紋刷絲。金銀閒刷絲。眉子。俱舊坑四品。舊坑石皆青黑色。

紋細而潤如玉。曰羅紋。如細羅紋刷絲如髮密。

金銀閒刷絲亦細密。　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

已上石亦南唐時開。至北宋時無矣。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

四品新坑。石質並枯燥。紋亦粗。

羅紋如蘿茯。紋大者盈二三尺。　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　眉子或長二三寸。

金星舊坑新坑

金星舊坑、新坑。石淡青色。並粗。　大者盈尺。久用則退乏。

銀星舊坑新坑

銀星舊坑。新坑。石淡青黑色。並粗燥。有星處不堪磨墨。　多側取爲硯。久用則退乏。其小者如鏡面。　大者盈尺。

佐家有一團硯。面上多白點。如粟米大。此銀星也。

類端石

湖廣辰、沅州出一種石。色深黑。質粗燥。或有小眼。端溪人取歸。刻作端石樣。稱爲黑端。　今湖廣辰州府沅州。

辰、沅二州人自製者。多作犀牛龜魚八角等樣。

潓溪石。有一種石。出九溪之潓溪。石表淡青色。內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久用則光如鏡。或有金線及黃脈相間者。號爲紫袍金帶。今九溪衞。在湖廣常德、辰州二府界。紫袍金帶。多有僞者。蓋以藥成之。分明有拆痕可驗。眞者自不同也。

洮溪硯

嘗聞洮河綠石。色絕如藍。其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石。此石出陝西臨洮府大河深水中。甚難得也。今有綠石硯名洮石者。多是潓石之表。或湖廣長沙府山谷中石也。潓石潤而光。卻不受墨。

萬州金星石

萬州縣崖金星石。資質亞於端溪下巖石。色漆墨。細潤如玉。水濕之。則金星自見。乾則否。極發墨。久用不退乏。非歙比也。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石。在廣東海外瓊州府。

衢硯新增

衢硯。今浙江衢州府所出。開化縣黑石最佳。大者三尺。但多不發墨。

硯名出廣記此下俱新增

龍尾硯。金星硯。羅紋硯。蛾眉硯。角浪硯。松紋硯。豆斑硯。已上俱出歙縣。皆硯之異名。其石皆出於龍尾溪。金星尤佳。

紅絲硯。黑角硯。黃玉硯。褐色硯。紫金硯。鵲金墨玉石硯。已上俱出東州。唐彥猷作紅絲硯自號爲天下第一。

子石硯。鴝鵒眼。綠綠環。已上俱出廣東端溪。紫石硯。出吉州。黃金硯。出淄州。金雀石硯。出淄州。熟鐵硯。出青州。磁洞石硯。出萬州。懸崖金星石硯。出萬州。古瓦硯。出相州。卽銅雀硯。

魯水硯。出南劍州。樂石硯。出宿州。綠石硯。出洮州。角石硯。出絳州。石末硯。出青州。澄泥硯。出虢州。大陀石硯。出歸州。駝基島石硯。出登州。石末硯。發墨而廢筆。龍尾。得墨遲而久不燥。

羅紋石。起墨過於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他無足議。

洗硯法 出廣記 新增

凡硯須日滌之。過二三日卽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須易水。春夏蒸濕之時。墨久留其間。則膠力滯而不可用。尤要頻滌去之。

洗硯不得使熱湯。亦不得用氈片故紙。惟以蓮房枯炭洗之。最佳。

端溪自有洗硯石。或挼皁角水洗之。亦得。

半夏切平洗硯。大去滯墨。

又黃蠟補硯尤佳。

漢未央宮瓦硯記

金華王子充

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檐際者則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卽去其身以爲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或謂其質稍粗。又入土歲久。頗渴水。比銅雀瓦爲少劣。抑豈知銅雀瓦雖精。然曹瞞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於漢初。爲可重乎。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爲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匣。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逢也哉。

按未央宮在長安。漢高帝七年。丞相蕭何建。近因錄王忠文公禕此記。同寅員外王鉉、長安人也。云有太極未央一等。而此未之及。蓋子充或未之見歟。因併識之。以俟參考時。

天順元年丁丑夏、四月朔日王佐記。

江西新造漢未央宮瓦硯

宣德中。江西寧府老殿下。新造漢未央宮瓦硯。改作今布瓦樣。極精緻。恆以賜往來官員。人多寶爲清玩。研墨頗不渴水。其瓦高八寸強。闊六寸。面至背厚一寸弱。面上有銘。曰伊□古龍。飲渭達樊。□以龍首。西皇高原。卯金方昌。大與天□。雕楹玉碣。華榱璧琨。以壯天下。誰何不尊。世遠人邈。獨遺斯存。可歎可戒。且磨且捫。茅茨土階。孰爲其仁。凡十一行。一行六字。末有麗仙書三字。字皆古隸。下有一小圜書寧國二字。面中開刳。其四圍作小繚環樣硯。硯上有水池。左有炎漢古甓。維天所錫。右有子子孫孫。永寶□襲。皆八

篆字。下有爲愛甄陶之質。宜加卽墨之封。十二小篆字。凡四行。其背中閒大書未央宮東閣瓦六字。結方一寸。左有大漢十年四字。右有鄧侯蕭何監造六字。俱隸字。差小於中。姑記于此。以俟知者。吉水王佐記。

魏武銅雀瓦硯

端硯

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鴝鵒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

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青緣。其短者謂之眼筋。下岩石亦有之。色微斑者。謂之火黯。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黃霞。曰鐵線。曰白鑽。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斑駁。其舊坑則有龍岩、汲綆、黃圃三石。汲綆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歷、小湘、唐竇、黃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可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東軒筆錄。魏泰曰。端溪硯有三種。曰岩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淸遠。有青綠圓小鴝鵒眼。乃岩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鴝鵒眼色紫。紋漫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岩石之一。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李賀紫石硯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雲。紗帷晝睡墨花春。輕溫漂沫松麝薰。

昔丁寶臣知端州。以詩送綠石硯於介甫。所謂玉堂新樣者。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況是蠻

溪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特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子瞻硯詩。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鎚。以出斯珍。

端溪古硯論。以結上文。

異石論

靈壁石 後增

靈壁石。出鳳陽府宿州靈壁縣。在深山中。掘之乃見。其色黑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者。有臥砂不起峯者。亦無岩岫。

佳者如臥牛、菡萏、蟠螭。一作螭 扣之聲清如玉。快刀刮不動。

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香雲終日不散。

假者多以大湖石染色。刀刮成屑。

洪武初年。取其石作磬。給賜各府文廟。其色灰白。其聲清逸。吉安、南昌府學皆有之。 近年多取其石作硯。而不見有黑漆者。

土瑪瑙

土瑪瑙。此石出山東兗州府沂州。花紋如瑪瑙。紅多而細潤。不塔粗石者爲佳。胡桃花者最好。亦有大雲

頭花者。反纏絲者。皆次之。有紅白花。粗者又次之。大者五六尺。性堅。用砂鋸板。嵌臺卓面、几、牀、屏風之類。

又曰錦屏瑪瑙。

紅絲石

紅絲石。類土瑪瑙。質粗不潤。白地上有赤紅紋路。並無雲頭等花。亦可鋸板嵌臺卓。大者五六尺。不甚值錢。出下闕

竹葉瑪瑙石

此石花斑。與竹葉相類。故名竹葉瑪瑙。斑大小長短不一樣。每斑紫黃色。斑大者青色多。性堅。可鋸板嵌卓面。斑細者貴。斑大者不貴。有一等斑小者如米豆大。甚可愛。多碾作骰盆等器。此石甚少。

雲母石

雲母石。出袞州、江州、石州。青黃色。揭薄片。留火上燒香最佳。

南陽石

南陽石。出原闕

此石純綠花者最佳。有淡綠花者。有油色雲頭花者。皆次之。性堅。極細潤。鋸板可嵌卓面硯屏。其石於燈前或窗閒照之則明。少有大者。俗謂之硫黃石。

永石　即祁陽石後增

此石出湖廣永州府祁陽縣。今謂之祁石。

永石不堅。色青。好者有山水日月人物之像。多是刀刮成。非自然者。以手摸之。凹凸者可驗。紫花者稍勝。青花者鋸石版。可嵌卓面屏風。鑲嵌任用。皆不甚值錢。

佐近得二三片石。其大者四五尺。其山水人物鳥獸。儼然如畫。皆出自然。委非刮成者。今以嵌作春臺屏風。　近又見金陵朱士選侍郎家有一大屏風。四尺許。其上有三峯本佳。以藥咬成。三峯相連。又以刀刮成。反不好看。信如前所云者。皆此類耳。　五尺者絕少。小者最多。

川石

川石。出四川。

此石白地青黑花紋。如山坡。性堅。鋸版可嵌卓面。此石亦少。稀見大者。

英石

英石。出英州。

此石如銅鑛聲。倒生岩下。以鋸取之。故底平。起峯二三寸。亦可作几案奇玩。色黑潤者可愛。

試金石 後增

試金石。出蜀中。

此石出江水內。純墨色。細潤者佳。　若石上試金滿。用鹽洗去。留放濕地上。少時用。更用胡桃油揩過。卻

上金。常用袋盛之。好者四五寸長。二三寸大。價銀值一二兩。　又有一等黑石。可試銀。佐不知其所出。

湖山石

湖山石。出原闕

此石青黑色。類太湖石。花紋與骰子、香楠木相似。性堅。鋸版可嵌卓面。雖不奇異。亦少有之。

石琉璃

石琉璃。出高麗國。性堅。刮不動。色白。厚半寸許。可作燈盞。注油點燈。明如角者。好者多以重價求之。

不灰木石後增

不灰木石。出山西澤、潞二州山中。青白色。堅重似石。或以紙裹。蘸石腦油浸之。點燈可照夜。燒不成灰。世多作小刀靶。

佐同寅膠中欒瑄任大同知府。曾以數刀靶見贈。正此也。或又有送二三刀靶。正如石。亦青白色。失記送者姓名。竟不知出於何處。石腦油出陝西延安府。陝西客人云。此油出石岩下水中。作氣息。以草拖引煎過。土人多用以點燈。□云浸不灰木。浸一年。點一年。理或然也。姑俟試之。

霞石

霞石。出山西。

此石其色黑如漆。內有白點如豆大。似菊花。但資質甚粗。不爲奇。

烏石新增

烏石。出山西澤、潞山中。其色純黑如漆。細潤如玉。性堅甚。利刀刮不動。多作帶用。亦難得。

龜紋石

嘗見石龜鎖子一箇。如酒盞大。徧身天生自然龜紋。甚可愛。

神龜新增

永樂中。造孝陵碑。鑿石。於石中得一白石龜。今在內府南京奉先殿。

崑山石後增

崑山石。出蘇州府崑山縣馬鞍山。此石於深山中掘之乃得。玲瓏可愛。鑿成山坡。種石菖蒲花樹及小松柏樹。

佐近詢其鄉人。山在縣後一二里許。山上石是火石。山洞中石玲瓏。好栽菖蒲等物。最佳茂盛。蓋火暖故也。

太湖石新增

太湖石。在蘇州府吳縣南五十里。近洞庭湖。

郡志。湖在洞庭湖西。石在水中者爲貴。蓋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擊。皆成空。石面鱗鱗作罅。名曰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縋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或

屢作彈窩以售人亦得善價。

唐白樂天太湖石記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余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愼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鎭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眞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蚪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有可畏。而望之者。烟霧景麗之旦。巖嶪霍霩。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

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

宋歐陽文忠公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有遺址。故亡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今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尙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古窯器論

柴窯

柴窯器。出北地河南鄭州。世傳周世宗姓柴氏。時所燒者。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紋。多是粗黃土足。近世少見。

汝窯

汝窯器。出汝州。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蟹爪紋者眞。無紋者尤好。土脈滋潤。薄亦甚難得。

官窯

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窯。僞者皆龍泉所燒者無紋路。

董窯

董窯。出原闕

淡青色。細紋。多有紫口鐵足。比官窯無紅色。質粗而不細潤。不逮官窯多矣。今亦少見。

哥哥窯

舊哥哥窯。出原闕

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好者類董窯。今亦少有成羣隊者。是元末新燒。土脈粗燥。色亦不好。

象窯

象窯器皿、出原闕

有蟹爪紋。色白而滋潤者高。色黃而質粗者低。俱不甚值錢。

高麗窯

古高麗窯器皿。

色粉青。與龍泉窯相類。上有白花朶兒者。不甚值錢。

大食窯後增

大食窯器皿。出原闕

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佛郎嵌相似。

嘗見香爐、花瓶、合兒、盞子之類。但可婦人閨閣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謂之鬼國窯。今雲南人在京。多作酒盞。俗呼曰鬼國嵌。

內府作者。細潤可愛。

古定窯

古定器。俱出北直隸定州。

土脈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眞。劃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

宋宣和、政和間窯最好。但難得成隊者。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價高於白定。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凡窯器有茅篾骨。出者價輕。蓋損曰茅。路曰篾。無油水曰骨。此乃賣骨董市語也。

吉州窯後增

吉州窯。出今吉安府廬陵縣永和鎮。其色與紫定器相類。體厚而質粗。不甚值錢。宋時有五窯。書公燒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值數兩。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相傳云。宋文丞相過此窯。變成玉。遂不燒焉。今其窯尚有遺迹在人家。永樂中或掘有玉杯、盞之類。理或然也。自元至今猶然。

古磁器

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價高於定器。新者不足論也。

古建窯

建窯器。出福建。其盌、盞多是擎口。色黑而滋潤。有黃兎斑滴珠大者眞。但體極厚。俗甚少見薄者。

古龍泉窯

古龍泉窯。在今浙江處州府龍泉縣。今曰處器。青器。古青器。土脈細且薄。翠青色者貴。有粉青色者。有一等盆底有雙魚。盆外有銅掇環。體厚者不甚佳。

古饒器。後增

古饒器。出今江西饒州府浮梁縣。

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有素折腰樣。毛口者。體雖薄一作厚。色白且潤。尤佳。其價低於定器。

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今燒此器。好者色白而瑩。最高。又有青黑色戲金者。多是酒壺、酒盞。甚可愛。

霍窯

霍器。出山西平陽府霍州。

彭窯

元朝戲金匠彭均寶、效古定器制折腰樣者。甚整齊。故名曰彭窯。土脈細。白者與定器相似。比青口欠滋潤。極脆。不甚值錢。賣骨董者稱爲新定器。好事者以重價收之。尤爲可笑。

折腰樣。

古無器皿

古人吃茶。俱用擎。取其易乾。不留滓。飲酒用盞。未嘗把盞。故無勸盤。今所見定器勸盤。乃古之洗。古人用湯瓶、酒注。不用壺、瓶及有觜折盂。茶鍾臺盤。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國人用者始於元朝。古定官窯。俱無此器。